

諾爾芬·巴德克里
弗拉迪米爾·傑西

是夜，滿月卻顯得式微，堪堪照亮石磚路上獨行的人以及拱橋下無波的河面，月光和晚風向不知盡頭的的平靜細數著水都的歲月，而所有的熱鬧被收束在近郊的一幢老宅內，裡頭有著與外貌不服的豪奢與鋪張，彷彿是沾上塵灰的紅石榴，僅是外表斑駁，裡頭的豔麗不曾減少，世上也只有少數人有剖開一嚙的機會。

而主動來摘果實的人們，心裡究竟抱持的是善是惡，是喜悅或是緊張，所有的真相又被藏在一副副面具之下，讓埋伏者們難以揣度，只得悉心觀察起身周，來挖掘任何一處腐朽。

「謝謝。」接過守門人遞來的別針後，諾爾芬低聲道了謝，而後不著痕跡的打量過身邊的人們是否皆配上了此物，以及配戴在什麼位置。

最後，他將那對形似妖精翅膀的銀製別針別在左側的劍領之上，並且藉著大片的落地窗確認自己的扮相能順利融入。

畢竟任務之外的他不會穿到燕尾服這麼華麗的衣著，也少有髮型上的講究，尤其落在肩上的那條長辮子是他自己不會想到也不會綁的造型。

華麗的宴會廳內，除卻一旁統一裝扮的侍者與樂團，所有人皆戴上了不同造型的面具以掩蓋著自己的面容，一名身穿淺灰色燕尾服的金髮男子以半臉面具遮住了自己大部分的五官，頭髮整齊的梳起，單手舉著香檳的他，正被前來搭話的眾多女性給圍在了大廳左側。他憑著自己的身高一眼看到了剛踏進入口的同袍，暗暗的向對方點了頭便繼續不動聲色的執行著自己的任務。

天知道他有多難受，米爾揚著笑容把自己當成一朵交際花吸引著那些看似天真、實則比許多人都惡毒的貴婦們，而他的頭此刻卻早已因為他人身上濃烈的香水味與肢體接觸而有著強烈的排斥反應。

順著樂音的響起，他放下自己手中的飲品，隨意朝其中一位女性伸手做出了邀請，並這樣將人帶入舞池之中。

受命後的他即是一抹影子，負責在一室堂皇中潛行，任誰也沒有想到那人隨步輕揚的黑色燕尾，早悄悄地掇拾起秘密。

大致繞過一周後，諾爾芬默默地來到僅次於舞池中央的人潮聚集處，那張擺滿各式精緻料理的白色長桌，同樣也是快速的瀏覽過，只不過比起剛剛一路上的淡然，這回他面具底下的橘色眼眸有一瞬間的亮，明顯的是被佳餚勾住了心神。

選對了。

以嗅覺確認過食物的安全性後，牧羊犬暗暗因眼前景象而喜悅，不過很快又恢復平常心，是知道正在執勤中的自己既不能放下警戒拖累合作夥伴，也不能什麼都不吃光待著讓人起疑，衡量之下最後只揀了幾項真的無法割捨的小點便退到鄰近餐桌的牆面，一邊享用著一邊繼續情報蒐集。

他記得關鍵詞是——

在舞池中，男人一手輕扶在對面女伴腰際上，另一手則牽起對方的掌心，於腳步位移旋轉之際，也不忘貼近對方說著些好聽話，身上隱約傳遞過去的淡雅香水味，低聲的讚美再配上一些恰到好處的眼神交流，微勾的唇角順利的帶起對方的視線與真心。

「夫人您很常參加這種舞會嗎？」

「當然，剛才那幾位也算是老熟人了。」女性自然的接話並且附帶說了一些身旁人物的資訊，米爾一邊帶著對方翩然起舞，不過是偶爾見縫插針補談幾句感想，也比預料中的要多蒐集了一些情報。

當初他裝作隨意邀請，其實已經看出了這名女性算是很健談的類型，對這種人套情報倒是最輕鬆的。

諾爾芬發現自己的工作雖然不必與人攀談還能吃上幾口晚餐，卻也沒有預想中的那般輕鬆。

真正的晚宴並不似人們想像中那麼優雅與安靜，即使廳內裡的所有人都放輕音量，但細聽下來猶是熱鬧洋洋，而背景裡的交響樂團更是其中最，這讓只想專注在任務情報的諾爾芬得花上更多的心神來過濾他聽到的一切，他甚至得在樂章最高潮時闔上雙眼來讓聽覺更加機敏。

而這卻使巡場的侍者誤以為他身體有什麼狀況，好聲的前來關切，並在得到否認的答案後遞上香檳。

再一次的搖搖頭，自知酒量不好的他婉拒了對方的好意，而後拿出帕巾擦試過品完小食的唇。

一曲終了，米爾執起對方的手背獻上輕吻，並與她道別，他意有所指的說出了宴會結束之後，他們勢必會再一次見面的話語，「讓我們晚一點再見。」

只見對方的臉上进露出一絲狂喜，但仍端上社交禮儀，拉起裙擺道謝，直到臨走之際，她抿起唇選擇靠上男人的肩頭，用著極具魅惑的輕音將音訊帶進他的耳畔，「我會期待三個小時後的相會。」語畢，女性不等米爾的回應便露出笑容，拉開了兩人的距離。

米爾站在原地目送對方離開，隨後稍微調了下自己的領口，才又掛上淺笑與另外一位女性踏入舞池。

在重複一遍又一遍的舞蹈之後，米爾已經掌握了大部分參與舞會的人員名單，其中不乏地上界的權貴，甚至連少數天上界與地下界的人士皆有參與其中。

他可真是沒想到，一個黑市竟然可以引得這麼多的惡意進駐。

按照剛才多數人所說的時間，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拍賣會的存在與開始時間就在舞會結束後的散場之際展開，只是不確定這場拍賣會中的東西與他們的任務是否有著相關性。

米爾的視線在一旁尋找自己的搭檔，在長桌餐食附近看見那頭標誌性的長髮以後，他視線遠眺像是在喃喃自語一般說出了提問，他知道對方一定聽得到，「結束了嗎？」

那是在喧囂裏最小最小的一道聲音，甚至還比某些被酒精催化的心跳聲還來的輕，但諾爾芬還是聽到了，幾乎是在聞聲的那會兒就抬起頭，只差沒有將那被藏去的獸耳豎起，牧羊犬循著音源來的方向看去，很順利的找到聲音的主人，並且在對方合上視線時，依照約定以右手碰了下面具，以肢體語言完成暗號。

也如同計畫裡所說的，他在回報後並沒有立刻前往指定地點碰面，而是錯開著，又巡過一周後才慢悠悠的離席，離開前也不忘再覷一眼剛剛嚐過的生牛肉料理。

確認過對方那邊也差不多完成之後，米爾在心中鬆了口氣，他撐起精神一一婉拒了其他女性的談話邀約，只笑著說自己想休息一會便脫身來到約好的窗邊，在等著諾爾芬的同時，米爾稍微把握時間靠在牆邊閉起雙眼小憩片刻，希望以此減輕一些暈眩感。

只是周遭過於吵雜的談話聲還有氣味全部混雜在一起，米爾尚且覺得難受，就不知道感官比自己靈敏許多的人怎麼樣了。

直到諾爾芬慢慢地靠近，米爾趁勢就將自己前傾靠上了對方的肩頭，從旁人的角度來看不過就是自己身體不舒服而隨意靠上了其中一位賓客，不會聯想到兩人其實是認識的狀態，雖然他也確實是不舒服的。

靠上肩頭的重量是諾爾芬始料未及的，他有想過兩人會隔著小段距離並排著，然後跟適才一樣用幾近無聲的狀態來進行核對與交流，全然沒有想到他們將會有如此接觸，米爾別於以往的狀態表現讓面具底下的眼神有過一瞬的惑與慌，但並不妨礙諾爾芬在那人傾倒時伸手護過。

隨著距離陡然縮小，對方所沾上的各種味道也撲鼻而來，數種花果的味道綜合之後失去了高雅與甜美，那對諾爾芬來說簡直是一記重擊，足以使他眉頭一緊，而在忍下那陣濃烈的氣味後，男人原先就帶著的香調才弱弱的飄在空氣裡，很快又消散，這跟他在晚宴前，讓對方替自己打點造型時嗅到的存在感完全不能相比。

「不舒服？」出於擔心，他忍不住小小聲的問了一句與任務無關的內容，而這也意外的使得這回掩護更加的理所當然。

面具下的臉色使他看起來過於蒼白又脆弱，頭痛帶來的暈眩感一下下敲擊著他的神經，直到靠上友人的肩膀他才稍微感到些許緩和。本來只想簡單地以點頭搖頭來說明，但最後出於解釋與掩飾的目的，米爾還是將話說了出口，「有一點，麻煩借我靠一下。」

「味道太多了……」他小聲的朝對方說，但不清楚是在抱怨還是朝對方道歉，抑或是兩方都有。

兩人之間驟然拉近的距離，使米爾能輕易聞到諾爾芬身上帶著清爽的氣息，那反過來，對方理應也能嗅出他身上到底沾染過多少氣味，而身上沾到的不過是他實際接觸過的鱗毛一角。

一想到剛才的景象，他又忍不住開始反胃，所幸他並沒有吃什麼東西，所以也翻不出什麼來。

味道？

諾爾芬眨了眨眼睛，在沉默中思考著雖然那些味道確實濃郁的誇張，但已經受過訓練的他已有相當程度的耐性，而為什麼身為天使而非獸群的米爾對於氣味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是不得而知的。就他的印象想來，米爾的工作場域一直限縮在舞池的中央與周圍，最大的變化是他身邊的人物一次又一次的轉換。

問題出在人？被發現了？不可能。味道？注射器？但空氣中沒有毒物的味道，也沒有血的鏽氣，代表沒有傷口……那？

他快速的在腦海裡轉過了數種可能性，可最終是一一被自己推翻掉，幾秒鐘後認為自己猜不著緣由的諾爾芬放棄追究，張望起舞會廳裡其他埋伏的同伴們想要報告他們或許出了點狀況，或是錯估了案情，但在他開口前，調適好狀況的那人已先給出了反應。

「沒事，是我自己的問題。」米爾拉了拉諾爾芬的袖子，止住了對方要找人力支援的想法，他思索了一下，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好繼續隱瞞自己的狀況，況且他認為諾爾芬也不是會多嘴說些什麼的人。

一陣沈默之後他才又開了口，將自己的狀況用最簡短的方式告訴對方，「我有輕微的恐女症，所以那些香水還有她們的接觸會引起頭痛，嚴重點會吐。」

今天的任務目標實在是太多人了，各種香味混在一起實在是足以使他沒辦法繼續保持自己的游刃有餘，才會在諾爾芬靠過來的時候選擇靠上自己這名臨時搭檔的肩膀，不只是能合理他們的交談也能讓自己暫時迴避那些過於黏人的視線。

「休息一下就好了。」米爾稍微側過頭往上看著諾爾芬如此說著，「這個可是秘密，不能說出去喔。」

在習慣性的叮囑完之後，他才從對方的肩頭上離開，一面整理自己的儀容一面壓低聲音與對方交換剛才的情報，「先不說我的問題了，目標名單我確認完了，時間是這場舞會結束的時候同時開始。」

「嗯？」得到解答，諾爾芬愣了一下，因為這是他從未想過的可能性，也是他第一次遇到有這樣狀況的人，不過緊接而來更讓他在意的是，明知道並不能適應這類型的交際，米爾仍是主動擔下了套話的工作，對方那份願為公務犧牲的決心，讓一向只將事情做到恰如其分的他默默地感到佩服。

在答應不會說出去後，諾爾芬原先扶在人背後的手也輕輕地順了兩下，是一不注意將個人習慣的讚賞方式套在男人身上。

「辛苦了。」他小小聲地穿插一句，接著便將話語權暫時交回給看來已經調適好狀態的米爾，等到對方說完牧羊犬便將自己聽到的事情上報。

「妖精們在地窖，數量該有二十四位。」後半的具體數字是在他繞了一周，發現不只一個人很期待晚點黃金排笛的演出，所做的猜測。

——今晚的伴奏明明只有交響樂團。

接著，諾爾芬睨往一旁笑容和藹，正與人敬杯的老人，猶豫片刻才繼續道：「夢幻島……育幼院是中繼站。」

「還有，精靈結晶也是商品。」

黑市就像是全世界惡意的濃縮，無論多麼極端的惡在這裡都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本來就已經有心理準備的米爾在聽完諾爾芬的報告之後，仍是對於這些人的行徑感到憤怒。

「虧他們想的出來用彼得潘的故事。」米爾冷笑一聲，眼眸中的湛藍暗了幾分。對於這種罪證確鑿的人他向來是不知道手下留情該怎麼寫。

「通知保安部吧，把這裡清理掉的同時也對於隔壁城鎮做處理。」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米爾做出了判斷，並且讓諾爾芬通知場內其他埋伏的支援人員，自己則聯繫了場外的人力。

直到後續都安排完了，兩人才將視線投回了這場看似平靜卻實則暗潮湧動的舞會。

他們的任務到這裡為止已經結束了。

米爾將自己的袖釦重新調正，看著身旁難得穿上正裝的諾爾芬，黑色的燕尾服襯在那人身上倒是挺合適的，對方的長髮被他綁上一條細長的辮子點綴在側邊，精緻的面具遮蓋了大半的五官，他鬼使神差的朝著對方問了一句。

「怎麼樣？要展示一下你練習的成果嗎？」

「嗯？」諾爾芬並沒有在一開始就意會到任務搭檔所提出的邀請，順利完成任務的他在第一時間所想到的是待到保安進入現場，晚點下班之後的他該如何的填飽還空著的肚子，以及今夜幾點鐘才能洗漱、入眠，岔出神的他是帶惑的對著人眨了眨眼睛，頓了幾秒後才藉著背景重新奏起樂曲才明白了米爾的意思。

男人所指的是舞步的練習。

事前，知道雙方接著又承接下同一份任務時，米爾在完成資料交換後隨口問了自己一句會不會跳舞，而他在那時所應的是否定答案，這讓要與他協力的那人頓時起了一層顧慮，因為他們潛入的場合是時時都有可能被陌生人士邀請入舞池的。

縱然負責的工作不一定要於其中周旋，但要是被邀請的當下無所作為、甚或是拒絕，那明擺著不是圈內人，實屬一項風險，而建立在這層因素的考量上，米爾便主動提出了他願意在迎來正式聚會前，指導他學會，好避免插曲發生。

只是誰也沒料到，諾爾芬很幸運的低調了整個夜。

而在極短的回顧過程中，受邀者並沒有移開視線，只是凝望那雙藍色眼睛，並從裡頭看到別於以往的自己，說來無解，多了一副面具，就讓他多了一點衝動，去做過去不會做的事。

「試試看。」

他說，同時伸出手做邀請狀。

「我的榮幸。」米爾勾起唇角將自己的手覆上對方的掌心，思索了一陣便與諾爾芬走向外頭的露台，雖說他並不在意他人的視線，但任務總歸還是不能太大意。

「雖然我們共舞可以說是不合規矩，但這場舞會又有什麼規矩可言呢？」
在行進之間，米爾用著只有兩人才能聽到的聲音如此說著。

稍微遠離觥籌交錯的宴會大廳之後，他們尋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在確認還聽得到樂聲後停了下來。

踏到定位後，米爾轉過身，他的衣服也隨之轉出了好看的弧度。他率先習慣性的把手放到了諾爾芬的肩上，並讓對方將手放往自己的腰間，在練習時為了對方的學習他也總是擔任女舞的角色，所以此時並沒有感覺到任何彆扭。

隨著室內音樂的奏響，他們也隨著悄聲傳來的音符起舞，諾爾芬的表現與先前相比已經進步的非常多，於是他便放心的讓對方主導著舞步的走向。

月色映著一點微光灑落在他們之間，舞蹈的動作使兩人的距離感一下子被拉近了許多，彷彿近在咫尺的面對面交流，他能清楚的看見諾爾芬時不時顫動的眼睫，還有總是抿起看不出些許情緒的薄唇。

當米爾的眼神在一次交流間，不經意的撞進那充斥著認真神情的眼眸時，他的呼吸莫名的滯了一瞬。

或許是因為臉上的面具使他能更專注在對方靈動的眼睛上，也或許是因為舞蹈動作的貼近能使他比前幾次都更仔細的去觀察對方。

他第一次發現，諾爾芬的眼睛竟是如此耀眼。

米爾在行進時的打趣並沒有得到回應，當下的諾爾芬只是眨了眨眼睛，然後默默在腦海中回顧起對方之前所教給自己的相關知識和動作，也才想起男人曾經在第一堂指導開始的時候就和他叮嚀過正式場合並不會出現同性共舞，是那人為了與自己配合特意去轉換身分，不過這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對男人的看法，反倒是對於能夠兼善二者的對方感到敬意。

至於他與他的共舞究竟有沒有符合原則，其實諾爾芬也不是特別講究，因那是人類世界的規矩，他本就沒有每一條都遵守的必要，他可以讓自己去適應，但沒有打算完全服從，視個人需求來調整倒也是常有的事。

他就這麼換過了一輪又一輪的慮想，只有鞋跟輕敲出的聲音代表著他沒有消失，對方似乎也開始習慣了他總是沉默寡言，即使沒有得到回應也沒有任何的不快，只是繼續領著他到位，還先一步的搭上了他的肩膀，藉著這小小一個舉動，把分神的他給抓回來。

諾爾芬慢了一拍搭上那人細腰窄背，而察知到自己反應不及的他，最後是用絕對的專注來補足誠意，交換過眼神，他向後退的左足與遠傳的提琴對上了拍，近者向後退了左足，遠聲是拉開的琴弓，兩者同樣有了完美的起步。

舞蹈的進行過程中，他依照著先前練習的經驗凝望著舞伴，心裡頭原先還細數著的拍也漸漸沒了聲音，進入狀態後的他，早不再拘泥於那些步驟的名稱，任心神帶著自己隨音樂律動起來，每一個腳步與旋身都是放鬆而不過於隨性的，踏在了拍點上，讓足影應和樂聲，而月光成了另類的指揮家，讓那倒影也聞聲躍動，共演一場無聲的美。

待到樂曲收聲，諾爾芬也歸復到原先的定位，並依照所學的禮數沒有當即放下那或搭或摟的手，直到確認米爾站穩了足，才輕巧地收回了手。

「謝謝。」他輕聲說道，並對著舞伴微微頷首，素來寡淡的神色因自己在零失誤下完成舞蹈而表露出了一絲絲的得意，微顯的悅色讓那張俊秀的臉龐頓時多了幾分溫雅。

米爾在舞步停下後，才意識到自己就這樣看著諾爾芬的臉恍神了整支舞的時間，雖然該做的事情該踏的腳步他一拍都沒有亂，但他仍是覺得自己好似沒有給予對方足夠的尊重。

他稍微停滯了幾秒才開口讚美起對方的成長，「你進步的很快。」

相比一開始練習會踏錯拍子或舞步的諾爾芬，現在能隨著樂音輕鬆起舞的他已經合格了不少。

隨後米爾注意到此時宴會場內有著不小的騷動，按照時間推測，應該是管理局保安部的同事已經進場鎮壓了。

任務還有後續需要收尾。雖然兩人的任務已經完成，但他們仍是這次名義上的總指揮，還是要適時看一下狀況。

「走了。」他收回本來還想多說些什麼的話語改用手拍了拍諾爾芬的肩膀，便率先按著來時的路緩慢踱回大廳。

微妙的沉默在他向舞伴道謝之後開展，這讓認為自己有好表現的諾爾芬起了困惑，但他還在腦裡運轉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時，米爾已經先開了口，說出的是雖遲但到的溢美之詞。而青年雖然當即就接收到了稱讚，卻是把那些想像排除後才給出反應，剛剛已經向舞伴道謝過的他這回倒也不再重複同樣的話，只是頷首。

當青年正要收回動作時，隔窗傳來的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力，他於是在站直後轉移目光瞥向音源處，那些紛亂的腳步聲昭示著惡意開始崩解，待到正義的一方去收拾完殘局，這場宴也將止息，舞廳裡交響不再，只留下公理的凱歌。

和平總是無聲。

判定結果必然是順利落幕，諾爾芬也就放鬆下來，心裡頭甚至有一瞬閃過要早一步下班的念頭，只可惜那想法還未成熟，就被也察覺事態的米爾給拍散。

「……」

被叫上的那人默默地在心裡嘆口氣，是以眼神代替自己先一步配合要遠去的搭檔，又隔了幾秒才邁出步伐，而不知是不想讓對方發現那小小的無奈，抑或是瞧見那道灰影的身周只有月光。

——收回凝望後，他加快了腳步。